

芬芳
一叶

九秩壮心犹未已

□韩明飞

初识吴力行老师的书法,起缘一枚校徽,枣红的底色,银白色遒劲的字体。那时刚入职教师行业,常练毛笔字,有心打听是谁的书法,答曰:吴老先生。钦羡之心油然而生。之后,看到吴老为学校写的宣传标语,总要细细揣摩,感到吴老的书法有别于一时难以名状的气局,看到投入处,还用指头书空仿写一回。他是英语老师,任学校教导主任,那时以为书法仅他的业余爱好,时间久了,特别是他退休之后,我才深刻领会了吴老的书法艺术和书法人生。

他对书法艺术的爱好和执着,有着超长版的壮心与痴情。我曾经目睹过他苦练的“风采”。一个炎炎夏日,我去看望他,他正手握斗笔,挥毫创作一幅四尺宣纸的行书作品。天热,宣纸铺在桌,不宣吹电风扇,他背心短裤拖鞋上阵。地上,铺放着多张作品,墨色未干。他家的居室是个中套,几乎称不上家装过,可充盈着翰墨书香,不由想起郑板桥的诗:“室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

那年他七十多岁,与他交谈中,我听出了他的心声:最好的“吴力行”还在前方,要“为伊消得人憔悴”!步入八十之年,仍壮心不已,临帖创作,日课百字,挑战超越自我。就这样与书法作伴,辗转地登上九十岁的“高原”,在生日之际举办了个人书法展,一场高大上的贺寿仪式,并将参展的书法作品编辑出版,作为永久的纪念。开幕式那天,身处其中,我深感展览千千万,这场展览不一般。吴老一幅幅作品,是九秩光阴凝结成的心画艺境和岁月风景,是他这一生上下求索艺术苦旅的精神造型。

吴老是书坛实力派多面手,习得颜、欧、柳、赵等古代书法名家之精粹,篆、隶、真、行、草,无一不通,尤以行书和草书见长。综观他的书法作品,气韵饱满,粗犷豪迈,苍劲古朴,力敌千钧,又不失雅韵,平和而洒脱,形神并蓄。

“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吴老日日临池不辍,犹感不足,还为自己另辟了“教学相长”的新径,退休后在老年大学任书法教师二十八载,教学中潜心研究书法之道和书法理论,编著了《楷书行书法举例》《草书作品章法》等十多种教辅读本。创作的书法作品或获奖,或入选各类书法展,或在书报杂志上发表,老来愈工。

书为心画,是西汉扬雄之说,民众解读为字如其人。细品吴老的书法作品,我以为透着淡泊简约之心、敦厚诚笃之风、谦恭谦和之气。在日常交往中,每每让我们这些后辈有感于他的长者风范。我们一拨曾经在市旅游中专(原十七中)工作过的老同事,每年正月初八都要小聚叙旧,吴老是最年长、最忠实的参加者,二十年间几乎没有缺席过。在老同事心中,他像《易经》的谦卦,是“艮”,有山的高度,而低下身来,隐于“坤”。

增广贤文》诗云:“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吴老是书法界典型的“早行人”,他在“九十华诞书法展”自序中说:“余童年酷嗜书画,尤爱书法。”更难能可贵的,又是秉烛之明的晚行者,退休三十载,初心如磐石,如今依然行走在绚烂的晚霞中。



铁肩道义 徐凯篆刻

争先
沈媛媛

庄生梦蝶

□叶子杰

何谓真实何谓虚幻?

真实与虚幻并不是绝对存在的,而是相对于自己所处的世界或者说是相对于自己所去区分并维持意识存在的世界。所谓真实,就是自己可以认知可以感知的、能够用于形成非我概念的、与自我意识的区分界限形成维持相关的外在世界;所谓虚幻,就是自己无法认知感知的、无法用于形成非我概念的、与自我的区分界限形成维持无关的外在世界。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庄生梦蝶。

假设蝴蝶与人都是庄子的一种存在形态,并且当他维持一种形态的时候,并不会记得另一种形态下的任何事情。那么对于以人形态存在的庄子而言,人类世界的种种便是他得以形成自我的外在世界,一旦脱离这样外在世界“入睡”回归以蝴蝶形式存在的庄子,那么以人类形态存在的庄子同原有人类世界的存在区分界限也就消失了,以人类形态存在的意识也就因为无法继续维持而随之消失。因此对于以人类形态存在的庄子

而言,他所处的人类世界便是他唯一拥有的真实,蝴蝶所处的世界则是一种虚幻,一旦脱离这种“真实”在这种真实中“入睡”而进入蝴蝶所处的“虚幻”的世界,即便他的身体依旧存在,但他作为人的自我意识将不复存在;一旦脱离这种“虚幻”在这种虚幻中“醒来”而进入人类所处的“真实”的世界,那么他本身也就将“复活”。

但是对于以蝴蝶形式存在的庄子而言这一切则与之相反,人类的世界不过是一种虚幻,人类的自我不过是一场梦境中的自我,一旦从这样的“虚幻”与“梦境”中醒来,人类世界的种种就将烟消云散而回归“真实”的作为蝴蝶存在的自我意识,蝴蝶的世界才是他真实存在的世界。

因此,人类的世界对于作为人类的庄子是一种真实,在这个世界中发生的一切是一种切实的存在,会对他自我意识的存在产生实际的影响;对于作为蝴蝶的庄子是一种虚幻,他的意识根本无法在这样的环境下维持存在。蝴蝶的世界对于作为人类的庄子是一种虚幻,作为人类的意只是无法在蝴蝶的世界

与母亲告别

□李建东

那天傍晚,哥哥打来电话,沉重的声音,告知“一个不好的消息”:母亲于九月三日下午七时零五分在家里安详去世,享年九岁。

仅一个月前,我还回家看望母亲。已经有些半糊涂的母亲,虽然意识不太清晰,但饮食起居正常,每日还能坐着轮椅,由保姆推着上邻近的公园“听戏”。返校前的黎明,天还未大亮,决定不再打搅还在沉睡着的母亲。临了,保姆还专门让我再看一眼母亲。没想到半睡半醒的母亲,似乎听到了儿的告别,轻声啜泣了一下复又睡去。难不成母亲心底知是与儿的最后一别吗?

记得前年暑假,携已经有了一些糊涂的母亲到一家酒店赴家宴。做医生的姐夫俯过身,对我悄声说:“熬过一年,就是一大关……”我当时没有回应,还觉得姐夫多话。要知道母亲也是医生啊!但身为医生,怎能治好自己的病呢?

有人说,孩子不论谁像母亲,谁像父亲,但长老了,都更像母亲些。想来也有道理,世间万物不都是从哪里来,还要回归哪里去吗?我们家几个兄妹,可能我与母亲的性格更切近些。记得作家李敖有次在北大演讲,指着台侧坐着的红衣老母亲,风趣

地说:“有母亲在,就是横亘在自我与上帝中间的一堵挡风墙……”听众大笑,母亲询问旁边陪同的女士。女士侧身告之,母亲也开心地笑了。可是,我现在的这一堵厚实而温暖的挡风墙没了啊!在次日回家奔丧的火车上,心绪始终无法平静。于是口占一首《七律·娘音》:“轻唤声噎梦里寻,恍惚北向奔娘音。字殷万句悔今夜,泪苦一痕固那晨。少往慈颜垂训诫,老来苍面已风尘。相约重叙待他日。幸在思归近夜昏。”

我的母亲,是一位离休老干部。她出身于书香门第,从小在家乡一家著名的私立医院当护士。建国前夕,与当地的几位领导接管了这家医院,后来成为我们家乡最大的一所公立医疗机构。20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年方二十岁的母亲重回医学院,是党和国家培养的第一代医生。一直到离休,还应聘做了很长时间的门诊专家,母亲诊治过的病人不计其数。多年前曾经见过母亲诊治过已二十多岁、却像一位两三岁婴儿的女士,也见过体重超过三百斤的肥胖症小伙子,还见过臃肿了半边脸顽固性三叉神经痛的农夫……都经过母亲长期精心治疗,均有所好转或痊愈。擅治顽疾,是七十年代第二次进修“中西医结合”的母亲的主要特长。直到几年前,已坐轮椅的母亲

生活还要继续。我们做儿女的,应好好地活着才是。这也是母亲的愿望。常言道:“父母不在了,人生只剩归途。”是的,人生如寄,而旅行尚未结束呀!当须一步步走下去。返程的列车在抵达终点站南通之前,又占一首“七绝”曰:“壮岁远游豪气添,人生如寄指弹间。但祈慈母永教诲,老大仍为少年。”

灯下
漫笔玉兰
一瓣

中存在的;对于作为蝴蝶的庄子则是一种真实,在这个世界中发生的一切会切切实地影响他的自我意识。

对于两个庄子而言,对方都不过是自己梦境中的人物罢了,对于他们自己本身而言,自己以及自己所存在的世界才是自己所唯一拥有的真实,对方以及对方所存在的世界是自己永远无法涉及的虚幻。

可以这么说,这个世界原本就不存在什么所谓的绝对真实抑或是虚幻,所谓的真实与虚幻不过是相较于自己所存在的世界衍生出的相对概念。只要能够形成同外在世界的高度区分,无论这个外在世界到底是什么样的,就都能够生成自我意识。对于这种自我意识而言,这个形成自己的世界、这个自己所处的世界便是真实的世界,这个世界之外一切的世界不过是虚幻的世界。因此我们所处的世界便是我们唯一拥有的真实的世界,虽然这个“真实的世界”对于其他世界中的意识或者整个世界而言不过是一场虚幻。一切都可谓真实,一切又都是虚幻,“自为真实互为虚幻”大概是对这个世界中存在的生命乃至存在的万物最好的描述。

西班牙的慢生活

□钱璐

最近在看毛姆的《西班牙主题变奏曲》,看到一个名字“基普斯高亚省”,书里的描写很美,“基普斯高亚是西班牙最惬意的地方之一,那是个多山的乡村,水晶般清澈的溪流冒着水泡,从绿色肥沃的山谷中穿流而过。”

边看书边查资料的瘾上来就停不下了,原来是马德里旁边的阿维拉。这地儿我留学的时候去过,是西班牙最高的城市,城里有古老的城墙,迥异的哥特大教堂,气势恢宏的阿尔卡萨城堡。

总之,毛姆笔下16世纪的西班牙风貌跟我见过的自然风光差距不大,生活节奏也同样缓慢温存。

打开硬盘里的照片,看到站在城墙脚下晒得黑黑的笑得憨憨的自己,没错,就是这里,我记得非常清楚,这里产一种非常非常甜的点心,叫“yema”,据说是那位16世纪非常著名的Teresa修女所发明。她参与了教会改革,主张持守祷告、苦行、缄默不语与世隔绝等严峻规诫,使一度衰落的加尔默罗会复兴,从而在宗教史上享有盛誉,被尊为阿维拉的象征。

好多年过去了,城堡城墙的模样我印象不太深刻,倒是这甜得发腻的点心记得非常清楚。方向感不行的我们唯有靠美食来辨别不同的城市与国家。

在西班牙留学时,除了努力完成学业和提升厨艺,最喜欢的就是背上小包,找个附近的小镇,一个人去溜达溜达。安安静静地享受轻风暖阳,以及缓慢的脚步踩踏在落叶上的闲适。

随处可见的城堡、教堂、古城墙和中世纪的石板路,手掌放在墙砖上,不知道能不能与古人来场灵魂交流,让自己也感受下曾经摩尔人侵时的金戈铁马抑或是教会改革下所有人的胆战心惊。就好像走在故宫里,穿过一个又一个宫殿,怎能不去探究红墙黄瓦下的悲欢离合?幻想一下自己是故事的主人公也不错。

所有去过西班牙的人都会用“慢生活”的字眼来形容自己的所见所闻。关于这点我也常跟学生聊起,去年在瓦伦西亚的海边跟朋友们疯了一下午,旁边晒太阳的老太太、发呆的年轻人、看书的老大爷们几乎一动不动,若不是我们几个穿着汉服疯疯癫癫地跑来跑去,我都怀疑这一下午的时光是静止的,海面上偶尔出现的人影也是幻觉。

即便是我曾经居住的马德里,生活节奏算快的了,初去的国人也不太适应。晚上十点坐在皇宫附近听隔壁艺术学院的学生弹竖琴,没有谁会因为担心明天的生活而错过美妙的音乐。

三毛在《哭泣的骆驼》中写道:“木质的阳台窗口,家家户户摆满了怒放的花朵,大教堂的广场上,成群纯白的鸽子飞上飞下,凌霄花爬满了古老的钟楼……教堂林立,花开遍野,人情的祥和,散发在空气里,甚如花香。”

回国工作这几年最怀念的便是如此。这样的慢生活谈不上好坏,只是久在樊笼里会向往自然的悠闲。

疫情过后的城市与生活慢慢恢复中,街上忙碌的人影愈发多起来。每个人的压力都不会比过去少。即便没有时间与精力去远方寻找梦想,也要在匆匆忙忙的生活间隙给自己心灵一些休息的时间,偶尔将脚步放慢些,或许会觉得路过的猫咪、吹来的花香、飞走的小麻雀,都挺可爱。笑一笑再低头看看手里的文件、电脑里的表格、手机里还没谈完的客户资料,也没那么讨厌了。